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一一六回 朱文朱德逢惡霸 有俠有義救姑娘

且說姑娘叫過甘媽媽去，同他娘一說，他要替人家暖玉小姐去，暗帶短刀一把，下轎之時殺個乾乾淨淨的。媽媽一攔他，不讓他去，他就要行拙志。媽媽也是無法，故此到前面與溫員外說這套言語來了。溫員外也是為難，甘媽媽也是著急。溫員外說：「那如何使得！」忽然朱文慌慌張張，手中拿定打馬藤鞭，打外邊跑將進來。從人趕著給大爺跪下磕頭，說：「大爺從那裡來？」大爺也不理論那些從人，過來先給溫員外行了個禮。從人衝著甘媽媽說：「這就是我們家大爺。」大爺，這就是沈大爺的姑母。」朱文過來與甘媽媽行禮，說：「姑母，你老人家到得孩兒家中，可巧我們哥兒兩個沒在家，慢待你老人家。」甘媽媽說：「喲，我們在這騷擾你們。」朱文心中有事，不能淨白陪著甘媽媽，一回頭，奔了溫員外來。

溫員外伸手一拉朱文手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賢戚，我們禍……」那個「禍」字底下的言語尚未說出，朱文接過來說：「你老人家不用說了，姪男從你老人家那裡來，聽見趕集說，我趕緊到了你老人家家裡，才聽見隔房兩位老太太說，你老人家上我們這裡來了。」溫員外說：「好惡霸！欺我太甚了。」朱文說：「老伯只管放心，我這就寫呈字。並且長沙縣還不行，我知道長沙縣與癩頭龜換帖，告他往返徒勞，非長沙府不行。你老人家不必憂心，我們兩家較量較量，我搬不倒郭宗德，我誓不為人！」甘媽媽說：「喲，賢姪且慢。適才我女兒聽見此事，他一定要替他溫大姐坐這一次轎子，暗藏短刀一把，待等下轎之時，殺他們個乾乾淨淨。」朱文連連擺手，說：「姑母，這件可萬萬使不得。我這個表妹，可許配人家沒有？」甘媽媽說：「早已許配人家了，還是俠義的門徒。」朱文說：「倘若要讓人家那頭知曉，姑娘可就擔了不是了。再說為我們家的事情，我天膽也不敢，實係擔架不住。」甘媽媽也就沒法了。朱文立刻寫呈字，說：「老伯暫且在我家聽信，我前去遞呈字，聽信息。」員外點頭。

朱文本是文秀才，朱德是武秀才。寫了呈字，朱文不費吹灰之力。外頭備了兩匹馬，帶著一名從人，直奔長沙府。事逢可巧，長沙府知府沒在衙署，送按院大人去了。一打聽，回來的日限不準。這個事等不得，後天就要搶人，如何等得了？只可轉頭回來，再作主意，人這無名火是霸道火性，往上一壯，舉家性命都顧不得了。離了長沙府，正走長沙縣。到了長沙縣衙署的門首，心中一動，想著：「自己這個事是理直氣壯，他們雖然是把兄弟，難道說他就把這門親事斷與癩頭龜不成？再說我先在他這裡遞了呈字，他與我辦不好此事，我再打府衙門去告，我也不算是越訴。」想畢，就下了坐騎。從人說：「大爺，這裡告他可不好哇，難道說你老人家不知道他們是把兄弟嗎？」朱文說：「你知道什麼！少說話。」從人也就不敢多言了。所帶的呈字是知府那裡遞的呈詞，到縣衙也就用不著了。自己一直撲奔大堂，正對著這位太爺升二堂理事呢。朱文打算要搥鼓，忽見打裡邊出來兩個青衣，剛一見朱文，笑嘻嘻趕奔前來，說：「這不是朱相公嗎？」

朱文點頭，說：「不錯。」青衣說：「很好，倒省了我們的事了。」朱文問：「什麼事？」青衣說：「我們太爺派我們去請你老人家去。」朱文說：「好，我正要見見你們太爺呢，你就給我回稟一聲。」當即就同著朱相公進去。

知縣姓吳，名字叫天良。原來有雙鍾將的片子早就到了，隨著五百銀子，托付吳天良買一個賊，攀告朱文、朱德的窩主。吳天良暗地裡叫官人通知犯罪的賊人，一口將朱文、朱德攀將出來，說他們是窩主，與賊人消滅。暗地辦好。知縣升二堂，帶賊上來審訊，賊人就將朱文、朱德招將出來，讓他畫了供。出簽票拿朱文、朱德。官人領簽票剛出去，正遇上了，故此就把他帶將進來。

面見知縣，身施一禮，說：「學生朱文，與父母太爺行禮。」知縣把公案一拍，說：「好個大膽朱文！在是聖人的門徒，聚賊窩賊，現有人將你供招出來。」會同教官革去了他的秀才，暫將釘肘收監。朱文在堂口，百般叫罵狗官長、狗官短，知縣把耳朵一捂，退堂歸後去了。把天良一滅，就得了紋銀五百兩，這可真算是無天良了。

外邊的從人一瞅主人釘肘收監，自己把馬拉過來，騎著一匹，拉著一匹，回朱家莊去了。一路無話。到了自己的門首下馬，進了院子，往裡就走，一直撲奔庭房，正對著溫員外在那裡等信呢。甘媽媽先瞧見，這從人就已往從前的事情，對著甘媽媽學說了一遍。溫員外一見還是不行，倒把朱文饒上了。忽然又從外邊跑進一個人來，說：「大爺在家裡沒有？」從人說：「怎麼件事？」那人說：「可不好了，咱們二爺讓郭宗德誣得他們家裡去了，收在空房裡頭了。」眾人一聽，又是一陣發怔。

原來癩頭龜搶人這個事傳揚遍了，這朱德剛打南鄉回來，也是帶著一名從人。他是武夫，好走路。正遇見有人講論呢，可巧讓他遇上了，過去一打聽，人家說明天瞧搶人的，就讓朱德聽見了。又過去細細的一打聽，可巧人家不認得朱德，一五一〇就把這個事告訴朱德了。朱德立刻帶著從人，就奔了郭家營，不用說，見了郭宗德就破口的大罵：「好癩頭龜！你敢搶二爺沒過門的妻子！」見著他們的從人，說：「你快把癩頭龜叫出來！」從人那裡敢怠慢，立刻往家就跑，就把癩頭龜叫將出來。不多一時，癩頭龜出來，滿臉陪笑說：「原來是朱賢弟。」朱德大罵，說：「你什麼東西？你和我呼兄喚弟！」

郭宗德說：「兄弟，你今天是帶了酒了。不然我一還言，傷了咱們的好交情了。」朱德說：「癩頭龜！你要再說和我有交情，我要胡罵了。」癩頭龜說：「我就問你一句話，你是怎麼了？」朱德說：「你反來問我是怎麼了？憑什麼在溫家莊硬下花紅彩禮？」癩頭龜說：「你聽誰說，我在溫家莊硬下花紅彩禮？」朱德說：「這是人所共知。」癩頭龜說：「咱們可千萬別受了人家的煽惑呀！你是聽誰說的？你把這人拉來咱們對對，不然，咱們一同到溫家莊問問此事。再說溫家莊莊戶人家甚多，把花紅彩禮下在什麼人家了？」朱德說：「就是溫宏溫員外他們家裡。」癩頭龜說：「這可就更好了。你先把氣消消，我換上衣取，咱們一同去問問，要果有此事，你要怎麼罰我，就怎麼罰我。再說溫員外家姑娘給了兄弟你，我也知道，放定的時節，我還去道喜去哪，怎麼我能行的出那樣事來？再說我也有家小，我還能再娶一個不成？」朱德被他這一套話，說的自己倒覺著有些個舛錯，必是自己沒把事情聽明白，大料著他也不敢。雙鍾將說：「你先到我家裡喝碗茶，把氣消一消，咱們訪聽訪聽這個話是誰說的。你要饒了這個人，我也是不饒。」往進一讓。朱德說：「這倒是我莽撞了，虧了是你寬宏量大。不然，咱們得出人命。」郭宗德說：「我要與你一般見識，我對的起大哥嗎？」

二人往裡一走，進了廣梁大門，往西一拐，四扇屏風。剛一進去，兩邊有人蹲著拉著繩子，往裡一站，兜住了朱德的腳面，朱德往上一躡，躺下的更高。從人過來，五花大綁。朱德破口大罵，說：「好小輩！暗使陰謀，不敢和你二太爺一刀一槍的較量較量。」雙鍾將說：「朱德，今天把你拿住，為的是讓你瞧著明天把你這個妻子給我把弟娶來，都讓你瞧著拜天地，入了洞房，合盃交杯。到次日生米作成熟飯，也不要你的性命，把你一放，你們哥們有法，淨管使去，或講文，或講武，隨你們的便。」朱德大罵。

癩頭龜說：「把他嘴塞上。」朱德一急，一抬腿，「叭」的一聲，就把家人踹出多遠去，「哎喲」，「撲」，爬伏在地，還醒了半天，才緩過這一口氣來，幾乎沒有死了。郭宗德說：「這不得不把他四馬攢蹄捆上。」從人把他按倒，口中塞好了物，叫人把他搭在後邊，扔在空房子裡頭，也不用看著，把門鎖了。雙鍾將這裡搭棚辦事。衙門裡信也到了，朱文收了監了，暫且不表。

單說跟朱德的這名從人，飛似的往家就跑，到了家中，見甘媽媽連溫員外帶伙伴們，就把二爺的事對他們學說了一遍。眾人目瞪口呆一般，一點方法無有。溫員外淨哭。甘媽媽勸解，也是無法。只可就是按姑娘那個法子，除了那個法子，別無主意。

正在束手無策之間，忽然從外邊「蹭蹭」躡進幾個人來：頭一個青緞衣巾，黃白臉，細條身材；第二個碧目虬髯，紫衣巾；又兩個寶藍色的衣服；還有個身材矮小的。

五個人倒有四個拉兵器的，往庭房裡頭就跑。溫員外以為是雙鍾將他們人到了，嚇的整個兒掉下椅子來，爬起往桌子底下就鑽。倒是甘媽媽，別瞧是個女流之輩，總是開過黑店，膽量不小，說：「你們這是那裡來的一伙人哪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白晝入人家的宅舍，難道說反了不成？」原來是南俠、北俠、雙俠、智化、過雲離朋玉大眾前來。

什麼事情往進就跑？有個緣故，皆因是眾人走著，遇見天氣了，耽誤了三兩日的光景。

看著快到朱家莊，智爺就問明了朋玉，朱文、朱德他們家進莊第幾個門居住，都有朋玉告訴明白。到了門首，智爺一扭嘴，使了個眼色，連朋玉也不知是怎麼個意見，大家拉兵器亂往進躡。

原來是智爺怕沈中元得信跑了，故此進來的即速，連朋玉也就跟將進來，直進庭房，並沒一點影色。對著甘媽媽一問，朋玉說：「這就是那位甘媽媽。」智爺把刀插入鞘中，說：「親家，我且問你，你內姪那裡去了？快些說將出來，好保你們母女沒事；如其不然，連你都大大的不便。」甘媽媽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管我叫親家！」智爺說：「我不說，大約你也不知。我姓智，單名一個化字，匪號人稱黑妖狐。這是你們乾親家，這就是北俠。」甘媽媽說：「可了不得了，原來是二位親家到了。二位親家，恕我未能遠迎，望乞恕罪。」北俠說：「豈敢。」朋玉過來與甘媽媽磕頭。緣故他與沈中元聯盟把兄弟，不能不過來磕頭。甘媽媽說：「你們來的湊巧，我正有點為難事。」智爺說：「別的話等等再說，我們是請大人來了。你先說，你內姪在那呢？」甘媽媽說：「你們請大人來晚了。大人，我內姪早送回去了。」智爺說：「這不是當耍的呀！」甘媽媽說：「這焉能撒謊？我要撒謊，我婆子也擔當不住。」智爺細細的一問，他就把大人怎麼吩咐文武官員，怎麼護送的細述了一遍。北俠還有些不相信，智爺聽著裡邊沒有什麼假潮。

甘媽媽又問，說：「蔣四老爺沒來？」智爺說：「沒來。」甘媽媽說：「病鬼可把我冤苦了。今天你們這二位親家，咱們可是初會，一見就不像病鬼他那個詭詭譎譎的。」

智爺說：「怎麼？」甘媽媽說：「我倒是和你們打聽打聽，我們這位姑老爺，到底那個是真正的艾虎？你見有自己的女兒給了人，到底不準知那個是真正姑老爺？」智爺說：「你先見的那不是，後見那個才對呢。你先見的那個是個大姑娘，女扮男妝，臥虎溝沙大哥的女兒。」甘媽媽說：「等著見了病鬼再說。」智爺說：「你沒瞧明白，你女兒還是個二房。」甘媽媽說：「那可不行！」智爺說：「這是人間的大事，有個日期管著，先定的就是頭一個，後定的就是二房。先定的就是假艾虎，那是我歐陽哥哥下的定禮，他又拿著那塊玉佩定了你的女兒，你算算誰先誰後？」甘媽媽把臉一沈，一語不發。智爺說：「給你見見，這是展護衛老爺，這是丁二爺。」甘媽媽道了個萬福。甘媽媽回頭把溫員外打桌子底下叫出來，與大家見了禮，就把溫員外的事對大眾一說。

忽見打外頭闖進一伙人來，眾人一怔。要問來者是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。